

那天傍晚,我正与老伴在灶披间吃晚饭,忽见铁门外有人影出现,说是代张林岚先生送书来了。我立即开门相迎,来人却站在门外说,他是张先生的儿子,第四个,叫什么名字没有听清楚,只听清了他在解放日报的,现在也退休了……我请他进来坐一会,他不肯,说还要去别的人家,然后放下书走了。

不知怎的,刹那之间,我竟生出了一丝感喟。作为老同事,我知道张林岚先生膝下有“五虎将”,小时候都很顽皮,长大了又都各有成就,但不知谁是“白眉”?岁月如流,“五虎将”也相继步入老年。

想来张先生夫妇如今是坐着孙儿们在跃马横戈,争强斗胜,好福气!

送来的书就是新近出版的《一张文集》。厚厚的六大本,是名副其实的煌煌巨著。可我却有点犯难了,一下怎么读得完呢?那就慢慢地啃吧。但我自知没有那个耐心,也怕没有那个时间。还是采用我习惯了的懒人读书法,先读我最感兴趣

的部分,剩下的以后再读。所以这些天只读了每篇三五百字的短文《月下小品》,这也就是晚报复刊以后,张先生发表的著作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因为时值盛夏,只能断断续续地读,已读了开头几年的,还算诚心。

其实张先生早先是以擅写长文而“称雄”于晚报内部的。一点点的题材到了他手里,铺排渲染,两三千字,四五千字,是一挥而就的事情。文集中就辑了张先生不少长文,还不算《赵超构传》等大部的作品。张先生正式挂牌写小品的专栏我记得是始于1962年,那时他自以为能配合时势,文章短,每一句话都是掂好了分量才敢放到纸面上的。可是勉强强写了三年也写不下去了。不过已在晚报的老读者中留下印象,复刊后重新挂牌“上市”,这一特色品种果然受到欢迎,何况内容要那个得多,说话也轻松得多了。

这里我连带地想起了一个问题,写短文,乃是做报纸工作的人必须练就的一种本领,这是版面的需要。不要说是三四百字,就是一两百字的“补白”乃至几十个字的“点滴”,也能提笔立就,几位已故的晚报老前辈在这方面是“优为之”的。

张先生的小品写得有味道,得力于他多年磨炼而打下的基本功。但因时世更新,形势变化,我现在重读小品的感受与当年初读时有点不一样了。

先说几篇至今仍让我十分钦佩张先生在艺术欣赏上的独具慧眼。如《蓝色的多瑙河》写《屠夫》一剧中的三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遭遇,或悲或喜,却始终只用一支圆舞曲来表达他们的心情,烘托周围的气氛。人们听起来感觉自会不同,似乎音乐竟有如此的神奇。又如《玛丝洛娃这一瞥》,写电影《复活》中妓女玛丝洛娃犯罪后站在法庭上面对当年曾经是她的嫖客的法官和陪审员,只瞟了他们一眼,已足够说明她对这

## 张先生

秦绿枝

些大人先生的蔑视,足以令大人先生们躁踏不安……

也有几篇当时张先生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看来大可不必。如《回春之曲》这篇,张先生赞扬了田汉这部剧作后,说“现在有些青年都向往西方物质生活,喜欢朝外国跑了。我劝这些朋友去看看《回春之曲》……”张先生,这个你是拦不住的。现在朝外国跑的人更多了。而且人家去并不是向往西方物质生活。咱们中国的物质生活现在也不差。

再一篇《邯郸学步可以吗?》张先生说:“……小汽车非一般人所有,满街高跟鞋,多少反映了‘早熟消费’的不合理性。”哈哈,曾几何时,小汽车非但早已为一般人所有,而且多得使马路上经常发生堵车了。至于女孩子喜欢穿什么鞋子,我们这些早已过气的老头子就别管了吧!

记得早先学习过一句名言,可能已说不准确。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总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在想想,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看着我的眼睛”是电影《列宁在1918》里,威严冷峻、目光似剑的苏联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让叛徒浑身发抖、跪地求饶的一句台词。每每想起这句经典台词就会想起第一次主审受贿犯罪嫌疑人韦某的情景。

在某国有大型企业担任部门领导的韦某,上过知名大学,经历过“文革”,平时又喜好法律和侦探小说,可谓是“反侦查”的老手。那天其被“请进”检察院后,不论是政策攻心,还是证据提示,其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偷换概念或避重就轻,甚至干脆来个“时间长了,记不清了”予以搪塞应付。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在飞驰,时针已接近次日凌晨3点。这对我们已经付出艰辛工作的侦查员来说,仅凭现有的证据不仅难以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而且一旦其逍遥法外则极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而通宵达旦的老科长和温汉检察长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新的证据和口供,并明确指示:如果没有新的直接证据证明其犯罪事实,则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释放嫌疑人。然而,我的师傅却出乎寻常的镇静。他啜了一口茶,很有把握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要让我担任主审,还关照了我一些要保持沉着和注意观察韦某的眼睛神态和情绪变化等要领后,转身去检察长办公室了。

让我担任主审,对我来说有喜有忧。喜的是师傅终于放手给了我破案的机会,忧的是凭我的资历恐怕还难以制服狡猾的对手。但我又想到师傅可是大名鼎鼎的“老法师”,没有对付不了的贪官污吏。我若制服不了对手岂不是给师傅丢脸吗?也更对不起头上戴的国徽呀。于是我信心十足地步入讯问室,正襟危坐在韦某面前保持着沉默和直视。半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依然是沉默静寂。随后我便发现韦某的眼神不时地在回避我的目光,显现出一种内心的不安和焦虑。面对此情,我蓦然想起了捷尔任斯基审讯叛徒的场景,便正颜厉色道:“看着我的眼睛。”

也许是过于突然,韦某居然为之一颤,抬眼看了我一眼又默默地低下了头。

“看着我的眼睛。”韦某依旧没能抬眼正视,时而双手捂脸,时而唉声叹气,似乎还抱着一丝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又好像是精神崩溃前的最后抗争。于是我就趁势出击:“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说明你心里有鬼。因为你的眼睛已经暴露了你有愧于国家和组织,更有愧于在家等着你的家人。只有如实交代违法犯罪事实,才能卸下包袱和解脱,以争取法律的教育和挽救。”

不出所料,韦某长吁了一口气后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交代了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受贿等犯罪事实和具体经过……

从此以后,“看着我的眼睛”就成了我审讯犯罪嫌疑人常用的一招,且屡屡奏效。因为它的确应验了孟子的那句名言:“在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其意为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最好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掩饰不了罪恶。心灵纯净正派,则眼睛清纯明亮。反之就浑浊无神。由此看来,做人应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切莫心生邪恶。否则任何邪恶都会通过眼睛暴露无遗。

## 看着我的眼睛

刘向东

前不久,我和两位当年的知青朋友走进大兴安岭的阿力格亚林区。我们看山看水看森林,不禁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场山火,心灵颤动不止。

我回乡间老家红旗社务农第二年的一个春夜,生产队突然敲响了铁铤子,当当的声音在深夜响亮得刺耳。家家户户都知道这是有紧急情况,所有的社员一路小跑赶到队部,谁也不敢给耽误了。原来是山里林区起火了,县里给各公社下达扑火任务,各公社又给所属的生产大队下达扑火人数,我们红旗社大队要组织一支四十人的扑火队伍。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最后选定青年农民、插队知青和我这个回乡知青共四十二人。扑火队成立后,带队的老农让大家回去穿上棉袄,说刚开春山里冷着呢。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辆解放牌大汽车开来了,把我们连夜载向林区。繁星闪烁,汽车颠簸,大家都精神,真有点像士兵奔赴战场的样子。

## 山火

王忠范

到达林区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放眼望去,好像沟沟岔岔都有烟缕,草炭的焦味直呛鼻子。实在没有心情观赏那山那水那森林,每人用水权背一袋饼干,揣几块咸菜,就急匆匆地跟着戴黄帽子的指挥上火头吞噬森林,浓烟弥漫,遮住了天上的太阳。那时没有什么灭火器材,人们都拿着树枝或者成把的柳条扑打。谁都不能迎着火头扑火,一旦风向一变,就会把人围困在火海之中。大家紧紧跟住肆虐的火头,奋不顾身地顺风猛打,浑身是粘糊的汗,脸是黑灰灰的。火头前面的沟岔之处,由森警战士和林场民兵砍掉树枝,清除草木,这是开出一条防火道。火烧到了,这里光秃秃,山火自消自灭,不可能再往前燃烧了。妇女和年纪大一点人负责清理火场,将残留的火星、火苗彻底灭掉,防止死灰复燃。我们一连奋战了两天两夜,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可大家没有埋怨和畏缩,心里着实闪动着英雄的影子。

第三天晚上,似乎没有一丝风,渐小的火苗依然起伏,染红了山坡与夜空。指挥部传来命令:抓住无风之夜把火扑灭!我们真的热血沸腾了,人人斗志昂扬。有些秃顶的青年点点长田小明大声喊道:“青春就是勇敢就是不可战胜的冲击波!”随着他的喊声,大家齐心合力冲上去围攻火头,谁都不顾个人安危。那噼噼啪啪的扑火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响彻山谷。我们忘记了渴与饿,我们只知道勇往直前。

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战,扑灭了这股山火。女知青小权的眉毛被燎光了,大刘的脚被扎出了血,此时才觉得疼,北京青年陆路的手表掉进了火场,我的裤子刮破了……可大家谁都没说什么,默默地凑到一起,或躺或卧或蹲或坐,没有自豪,也没有萎靡不振,感到有一种尽到责任的踏实。望着山林和夜色,小明提议唱歌,于是大家唱《下定决心》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歌声在大山上回荡,撞响了茫茫的夜空。

这场火燃烧了12天,我们跟随全县的扑火队伍扑打了12天,直到彻底扑灭。在山上,我们只能趴在榛柴禾里睡觉,只好喝那不干不净的溪水,跋涉不止,战斗不息。听不到喊苦叫累,仿佛都在磨练自己的品德与意志,因为我们血气方刚,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正年轻。

今又漫步林区,回忆那场山火,不禁有韶华已逝、青春难再之感叹,更觉身上的那些理想、激情淡漠了。但见青山巍巍不老、林木苍翠如黛,又好像捡回来一些什么。



火山湖一景 王白雪摄

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它用词精练,上下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格律严谨,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如果有人出了上联而下联无人能答对者,则被称为“绝对”。

北宋时期著名的文豪苏东坡,他一生博览群书,才智过人,还做了不少名联,可也有马失前蹄的憾事。据传,苏东坡在杭州任官时,一次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请他登舟游览西湖,吟诗作对。此时,船上有一歌女提着一把锡壶走到苏东坡面前斟酒,可不小心,不慎将壶掉到了湖中。当即有一文人出了上联:“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听罢上联,满船人喝彩叫绝,而无人应对,大家看看苏公,苏东坡左思右想,也对不出来。从此,这句上联就成了千古绝对。

明代神童解缙,洪武进士,工于联语,尤其擅长谐联。还在他年轻时,曾在乡试中中了头名(解元),故人称他为“解解元”。某日,解缙外出游玩,因天热口干,他向一位相识的老者讨水喝。老人为他煮了茶,在端茶时作了一个上联对:“一杯清茶,解解解元之渴。”解缙张口欲对,却顿感为难,难就难在那三个“解解解”上。头一个“解”作动词用,是“解渴”之“解”;第二个“解”是解缙的姓氏;末一个“解”是“解元”之“解”,是个称谓。解缙绞尽脑汁,终是未能对出。时至今日此上联仍是一个“绝对”。

又有一次,解缙与友人同游嘉兴郊外三塔寺,友人出了一个上联:“浙江江浙,三塔寺前三座塔,塔,塔,塔。”解缙思来想去,只对出半句:“北京京北,五台山上五层台……”就再也对不下去了。因为上联三个“塔”字重叠,是说三座塔,而下联若用“五层台”,必须用五个“台”字重叠才行,否则就与上联不对仗了,这又是成了没有下联的“绝对”。

近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胜利果实却被军阀政客

中围法。我觉得丝巾佩戴学问很大,特地买了本《魅力丝巾》,书上让我知道许多好看时尚丝巾的配色,配型、配结,丝巾各色搭配可以让你神采飞扬,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丝巾的佩戴和巧搭。小小丝巾的扮靓魅力,从某种角度来说,几乎可同宝石和绘画媲美,我们小小地开动一下思维,充分调动丝巾的色彩搭配,变换多样的花式系戴,起到画龙点睛作用。飞机上空姐楚楚动人形象,素色统一航空着装,小小丝巾

## 奇联至今无人对

朱积良

## 七夕会时尚感觉

我和闺蜜就餐,她颈脖上围了条鲜艳的碎花丝巾,在前颈项垂下个大尖角,前后还都看不出丝巾的扣结,戴的样式大方又好看,顿时显出她脱俗的亮丽气质。餐后她专门教我这款丝

## 丝巾飘飘

吴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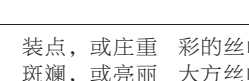
装点,或庄重点缀,或亮丽典雅,总那样地吸引眼球,给乘客美丽可人的时尚美艳和快乐舒适感受;而我也欣赏几次出访的席夫人彭丽媛围着的淡粉、嫩绿的各色丝巾装点,给人端庄高贵的不凡气质和风韵,真不能忽略丝巾装扮点缀的奇效。为珍藏长长短短丝巾,我专门腾出几个抽屉存放,丝巾总会悄悄多出来,逛街时,旅途中,一条美丽好看的丝巾总让我按捺不住掏钱的冲动,加之朋友赠送。我有好几条心仪出

## 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

福华

去硅谷探亲,发现那里亚裔人经营的小超市和餐厅很多,除了华人开的,还有印度人的,越南人的,韩国人的,日本人的……各有特色。一次去吃印度菜,发现盘子上撒有金黄色的花丝,增加了菜肴的色泽。店主说这是从藏红花柱中采摘加工而成的香料,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

有关资料上说藏红花(SAFFRON)是一种鸢尾科番红花属的多年生花卉,原生于东南亚,最早由希腊人人工栽培,地中海一带亦有分布。地中海沿岸居民多用于烹制贝类食品,或用于着色;法式烹调中将其用于鱼虾类食物的调制香料。藏红花必须在开花期之后立即采摘,一般需用手指折断,然后在太阳中晒干或用炭火烘干作为香料,在这个过程中,藏红花会减轻约80%的重量,1磅(约0.45公斤)藏红花香料丝约来自于75000朵花,其昂贵可想而知。



## 今宵灯谜

彭培炎

言不由衷

(科普作家)

昨日谜面:待客老少无欺(广西、贵州地名各一) 谜底:来宾、都匀

